

故乡的云龙山

■ 冯建平（山西）

云龙山是紧挨和顺县城的一座森林公园。山不高却灵秀，林不深却清幽，静静依偎在县城旁，成了与一方百姓朝夕相伴的精神家园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每年端午节的早晨，成千上万的人，扶老携幼，争上云龙山，采艾叶，丢百病，一年又一年，竟成为和顺县城的一个盛大节日。那种万人空巷、漫山遍野都是人的景象，每每想起，总让人心头一热。端午节处处过，唯有故乡的这股浪漫与热情略显不同。

云龙山由三座主峰构成，山势蜿蜒如腾龙，形成“三山耸立”的地貌格局。作为省级森林公园，园内现存植物76科240属715种，呈现出“春观桃花、夏荫林海、秋赏栎叶、冬览雪景”的鲜明四季差异。

山腰处的“龙泉”，是一处常年不断流的泉眼，水质澄澈，清纯甘甜，据说能健胃养生、延年

益寿，和顺县城有相当大的一群人对此深信不疑，长年累月到云龙山取水喝水，我岳父便是其中最虔诚的一位。岳父一辈子身体孱弱，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爬云龙山，喝云龙山的水，几乎无一日间断，竟然得以长寿，以89岁高龄辞世。我父亲43岁时曾做过一次大手术，身体并不太硬朗。退休后，老父亲也加入了爬山队伍，开始往家里装水，泡茶喝茶。一座山、一壶水，竟使他们的退休生活如此愉悦，成为晚年安康之倚，父亲也得以在95岁高寿谢世。我之所以用这么长的文字叙述两位老人的长寿之道，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：山水养人，并非虚言。那山那水，滋养的不仅是身体，更是一种寄托，一种念想，一种日日可期的踏实。

亭台点缀林壑，寺观依山布局，这让云龙山平添了几许古朴幽静。古建筑群以龙王庙为核心，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，明清时期增建戏台、钟楼等。位于山腰黄沙岩崖壁的两处北魏晚期

石窟，是省级文保单位。两窟相距15米，东窟为三壁三龛窟，窟门呈圆拱尖楣形，门外雕有力士造像；西窟风化较严重，但仍可见千佛浮雕。崖壁尽头刻有三个气势磅礴的大字：云龙山，何人所书，何时所凿已无从考证。

山上最为壮观者当属新建的佛光寺了。我在旅游部门工作过几年，看遍南北古刹，受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影响，真正质量上乘的并不多。而云龙山佛光寺，则是一处令人驻足的地方。这座建筑面积逾七千平方米的宏大殿堂，通体竟不见一根钢筋，一抹水泥，卯榫咬合，一丝不苟，全依明清古建古法营造。走近细看，那大雄宝殿的擎天之柱、承重之梁，是跨海而来的东南亚柳桉；檐下的廊柱，则选自俄罗斯的落叶松，质地细密，耐得住北方的风雪。本省的榆木被雕作斗拱，红松被制成门窗，椽木被刻成雀替雀口，墙体全由青砖丝缝砌就。石雕、砖雕、木雕、彩绘等等，无不采用上等材料，无不尽展精致工

艺。一木一材，皆见匠心；一砖一瓦，尽守古制。在钢筋水泥纵横的时代，还有这般坚守，更见捐建者的诚心与执着。站在佛光寺前，让人格外生出几分敬意——有些东西，是值得用笨功夫去做的。

海拔1500米的云龙山顶，一柱九龙的九龙柱傲然矗立，成为云龙山最醒目的地标。整柱以汉白玉雕琢而成，高22.5米，直径4米，重量千余吨。九条龙形态各异，或舞或卧，或盘或跃，鳞爪飞扬，栩栩如生，沐日流光，气势雄浑。立于柱下，放眼四望，群山绵亘，清漳奔流，和顺县城尽收眼底。风拂衣襟，心随云远，顿觉天地开阔，心旷神怡。

山护一城，城依一山。站在云龙山上俯瞰和顺县城，壮阔而温婉；立于县城仰望云龙，那是稳稳的靠山。她无言地为百姓遮风挡雨，默默地为故乡承载悲欢，把岁月酿成甘醇，把乡愁化作根脉。云龙不老，清漳长流，这方山水，永远是和顺儿女心中最踏实的归处。

自己的乐趣。小伙伴们放学归来，并不急着回家，把书包往河堤上一放，直接钻进密密麻麻的酸枣树丛中，你争我抢地摘酸枣。酸枣摘回家，挑又大又圆的让父母带到县城去卖。每每爸爸妈妈一回来，村口就有无数双渴望的眼睛在期盼着。爸爸妈妈卖完了酸枣，背包里换回了纸、笔、本这些学习用具，也带来了我们在乡下从没吃过的酒心巧克力。当年我们曾傻傻地以为，那全是我们自己摘酸枣的钱换来的。长大后才明白，善良的父母编织了怎样一个美丽的谎言，让我们的童年因为自己的付出而绚丽多姿。

冬天来了。北方的冬天冰冷彻骨，河水自然也凝固了，结成厚厚的冰面。踩在上头，踏实如母亲的怀抱。小伙伴们相约一起在冰面上玩冰车、抽冰猴儿，小脸小手冻得通红。

时光飞逝，日月穿梭。当年的野孩子很多都已远离村庄，岁月在大家的脸上刻下皱纹，在两鬓染上霜花，内心深处关于河流的记忆也都定格在了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定格在曾经充满欢笑的岁月里。

鸣。尤其每每读到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之类古诗，藏在灵魂深处的乡思，不由得滋上心头。

所幸，如今这城市一隅，竟又响起了蛙声。有时，跟朋友说起，他们也惊喜地说，自己小区里也能听到蛙声呢。我想，能听见它们的鸣叫，可算幸事一桩。更让我欣慰的是，我们这些从遥远乡野走进城市的游子，骨子里都还留着对蛙声的敏感，都还记得这独特的乡音。

有故乡的人，就有剪不断的乡愁。只是一声蛙鸣，便能瞬间打开记忆的闸门。“蛙声一夜无人管，断送闲愁到枕边。”宋代诗人韩流，似乎也跟我一样，夜里躺在床上，听着整夜不休的蛙鸣，心底的缠缠乡愁，便会被这声音轻轻勾起。

今夜，槛外月色正好，蛙声随风入窗。这声音带着水汽和草香，从荷池漫到窗前，再漫进我心里。我这被城市生活磨钝的感知，此刻重新变得敏锐起来。蛙鸣，就不仅仅是蛙鸣，而是刻录在我们记忆里的乡音，是走到哪里都能可感的乡愁。

有蛙声可听，便觉故乡不远……

地一扫而光。爷爷没有抱怨，他一个人跪在河岸上，喃喃自语：谢谢老天爷，谢谢你赏赐给了我们这么多年稻谷……

跨过河床，经过那个孤岛台地的遗迹，不远的西山坡就是我的坟地，生和死好像一直都在远远地照着看，它们互相打量、互相安慰。几年之后，爷爷去世了，他也被埋进了西山坡的泥土里。之后，我每次回老家给亲人上坟，都要经过这片台地的旧址，滩涂上仍然可以分辨出它存在过的痕迹，每次我都停下来看看它，光着脚在那片沙地上走一圈脚印，它藏在时间中的颗粒，硌得我脚底生疼。我想象那个孤岛仍然站在河水中，像一只张开的手掌。它从大地上、从河水中被高高举起，而我们仍然有机会在它的掌纹里开荒种地，搭了窝棚，种下粮食和蔬菜，养家糊口，享受一个饥馑年代稀有的收获。这一份泥土的赏赐，多么珍贵和难忘。这一份岁月里的记忆，把很多亲人都留在了土地上，都留在了生机勃勃的庄稼和泥土的光亮之中，留在了一条滔滔不息的河水中央。因为这样的机会，我才有幸在人生中，遇到了一座座孤岛台地，哪怕它们是短暂的、恍惚的，哪怕它们一直漂流在洪水中，我也因此停留、耕种，不断收获和默默感激……

■ 肖日东（江苏）

春风一吹，春雨一洒，小区对面的河水又丰盈了起来。漫步于亲水平台上，微风送来的水波不断亲吻着岸边，发出有节奏的呢喃声。就在那半干半湿的浅泥里，露出半个身子的河歪，在阳光下伸了伸懒腰，悠闲地晒着太阳，静心地聆听着鱼儿欢歌、万物拔节的声音。几个少年穿着长筒雨靴，拎着小桶，嬉戏打闹着，在这浅水岸边寻找河歪的身影。百草丰茂、氤氲流淌，时空交错间，我恍惚也回到了家乡的田野，与小伙伴们一起撒着欢地在河岸边挖河歪。

河歪，学名叫河蚌。对这寻常见得见的河蚌，谁也不会文绉绉地叫着这学名，那时称之为河歪，或者干脆叫它歪歪，既形象又顺口。到了拂堤杨柳醉春烟的季节，春耕刚开犁，泥土正松软，沉睡了一个冬季的河歪也在赶春的路上，与我们这群躁动不安的少年撞了个满怀。

家乡的水系，虽说不是河网密布，但大小河塘倒是很常见。这些河塘供养着水稻等农作物的同时，也孕育着各种河鲜。清明前后，土地变得湿润，河水也没有那么刺骨。光脚踩在松软的河床上，或是浅泥无水的池塘边，舒舒坦坦，挖河歪便是我们最大的趣事。

假日里，父母在田野里忙着农事，我的任务是伺候好家里的耕牛。可那个时候，扯上一根狗尾巴草都要玩半天的年纪，哪能按父母的要求，专心伺候耕牛呢。常常是约上三五个小伙伴，把耕牛赶到小河边的草地里，让它们自便。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脱下鞋，裤腿挽到了膝盖上，拎着小桶便往水岸边试探找河歪。低头沿着泥面拱起的小包仔细看，会发现，有一道新的水印，有的还在冒着水泡，那是河歪刚刚滑过的痕迹。土包拱起的越高，说明河歪越大。这个时候只要扒开土包，顺着水印往下一掏，或大或小的河歪就出来了。要是成年老河歪，外壳坚硬，颜色发暗，甚至有些发黑；要是当年的新河歪，外壳较薄，颜色也偏黄。如果河歪超过三指宽，一般都会把它重新扔回水塘里，让它继续生长。

挖回家的河歪用水冲洗多遍，倒进大铁锅里，用泉水煮上五分钟，等外壳全部裂开了，再用小刀把鲜美的河歪肉，一个个挖出来，再清洗多遍后，就等着父母回家做河歪汤了。

母亲做的河歪汤是极其鲜美的。她会把河歪的裙边用棒槌轻轻敲打，打成薄薄的一大片，再切成细长的条放入水中，再汇入新摘的莴笋、加入嫩豆腐，地上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出锅后，便是河歪鲜了。浓郁的汤汁里，绿色的莴笋、雪白的豆腐横卧其中，肉色的河歪浮在汤汁里，若隐若现，闻着味，便不觉已是垂涎三尺了。乡下日子本就是粗茶淡饭，一碗河歪汤，不但滋养了当年的放牛娃，也把那味道美味刻进了记忆里。

多年以后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在另外一座城市里打拼至今。每到清明前后，也在大大小小的饭店里尝过各种各样的河歪汤。有的在汤里放了各种高贵的食材，盛在精致的小碗里。可品尝再三，总觉得少了些说不出来的味道。那味道是河床边春潮带雨时的峥嵘，是阡陌上耕牛暮归的悠然，是田野里伙伴打闹的欢笑，更是你回不去的少年春天。

斜风细雨不言归，正是河歪欲上时。身处都市，我们都被日子推着按部就班地往前走，多了一份为生活打拼的压力，少了一份贴近自然的怡然心境，甚至常常忘记了春天本来的模样。幸而春风依旧，河歪依旧，那些藏在浅泥与鲜汤里的欢喜，从未真正远去。放慢工作的节奏，亲近这争奇斗艳的大自然，那份封存于记忆深处的河歪鲜汤，便会如欢快流淌的春水，伴随着儿时的欢笑，奔赴在这个多彩春天的路上。

想念一条河

■ 刘士帅（天津）

常常会在夜深人静时想起那条河，那条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，更给我的成长带来无穷体验和乐趣的河。那条河叫蓟运河，是家乡几代人的母亲河。河面很宽，河水自由地流淌。有风的日子，水波激滟；无风的时候，清澈见底。

我家在村庄的最前排，推开院门，抬眼就能望见长长的、高高的河堤。站在河堤上眺望，眼前的河水如同一面镜子，映出天空的蔚蓝和辽远。草长莺飞的季节，野花野草遍布河流两岸，更有挺拔的白杨树像尽职尽责的卫兵不知疲倦地日夜守护。

小时候，每到雨季来临，上游的水库为了分

流总会放水过来。于是，往日平静的水面便会泛起波澜。霎时间，河水像个孩子撒着欢儿地奔涌流泻。流动的河水冲走了沉积在岸边的杂物，也带来了成群结队的鱼虾。一旦上游的闸门关闭，河面便停止喧嚣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河面平静了，下河戏水的人也便多了。临河而居的孩子们，不管男孩女孩，都野得很，也皮实，即便不会游泳的孩子下河，身上也从未戴过什么救生圈，顶多在怀里抱上块“泡沫”。

我至今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学会的游泳。好像一个夏天过去，就忽然可以甩掉手中的“泡沫”，和那些水性极好的人一决高下了。那时只要一放暑假，我们就成了真正的水孩子，有时几乎一个下午都在水里泡着，贪恋着那湾河水。

河里的鱼虾司空见惯，“捉鱼擒虾”是我们的

保留节目。将家里闲置的罐头瓶里放上剩大饼、米饭粒、干馒头，然后在瓶口处拴上绳，系上浮标，把罐头瓶丢进水里，我们便自顾自地去戏水玩了。隔一会儿把瓶子捞起来看看，瓶里一准儿会有些贪吃的小鱼小虾跑进来，把这些小鱼小虾捞出，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小盆里，然后我们就去旁边戏水了……往往太阳落山时，我们几个小伙伴都会满载而归，当天晚上家里便会有一顿丰盛的“鱼宴”供我们打牙祭呢。

时令进入立秋，天气慢慢转凉，我们便不敢再下河戏水了。可那时，满坡的酸枣都红了，星星点点，像暗夜里的萤火虫，映得河面上都是红彤彤的。偶尔有风吹过，枝头颤颤地，河面上便像洒入了玛瑙般闪闪烁烁。

在不能去河里戏水的秋天，我们同样有属于

蛙声慰乡愁

■ 徐天喜（四川）

我居住的小区在建之前是一大片稻田。那些年，春夏的傍晚，散步时总能听见青蛙跃水的“扑通”声，并引出水田里的蛙声阵阵。顷刻间，蛙声撞撞着蛙声，在渐暗的暮色里荡漾开去，与远处初亮的街灯遥相混合，倒也有几分野趣。

我住进这里第一次听见蛙声，是那年春社前的某个深夜。当时，我正在灯下看书入迷，忽然从月光流泻的窗外，传来“呱”的一声蛙鸣。这短短的一声，清清爽爽地，划破了夜色的寂静。

我猛然惊住了：蛙叫！城里怎会有青蛙？

我再也无法静心看书，满怀期待地屏息等着，等那第二声出现。可过了许久，终究没等到，只能听到窗外风过树叶的窸窣声。我不禁怀疑：刚才是不是幻听？这远隔城郊的居民小区，哪能有青蛙落脚！

就在这半信半疑的等待中，第二夜，蛙声终于又来了。

先是试探性的一声，隔几秒，远处应了一声。紧接着，这边“呱呱”，那边“呱呱”。“呱呱”“呱呱”“呱呱”……不是单调的三两声，而是好多声的你呼我应，闹嚷嚷地，连成一片。这热闹劲儿，就如宋代诗人张舜民所描绘的：“一夜蛙声不暂停，近如相和远如争。”

此后每年，行道两边花事萌动，我便盼着，盼那熟悉的蛙声能伴我夜谈。

我的蛙声情结，早在儿时就刻在了心里了。每年春三月，紫云英开花，麦稈子孕穗，风暖了，田水暖了，蛙声便顺着田埂，顺着暖风，响作一片。傍晚，我跟在父亲身后，举着火把，去水田里捉黄鳝。月亮挂在天上，清辉洒满田园，遍沟遍坝都是青蛙的吵闹声。近处是清脆的“呱呱”，远处是沉浑的“呱呱”。这边才歇，那边又起，把个夜晚搅得沸沸腾腾。有了这满田的喧嚷陪着，走夜路我便不觉得害怕。

夏夜，劳累一天的大人们在院坝里摇着蒲扇乘凉，晚风带着秧苗的清香从田野飘过来，我们这些孩子倚在大人身边听故事。月光明亮，蛙声如鼓，让人感觉安稳踏实。听着听着，迷迷糊糊地睡去，蛙声淌进梦里，成为童年美梦的底色。

后来，离家进城，就远离了熟悉的蛙声。只是偶尔去郊外散步，才能听见零零落落的蛙

飞地

米、谷子、豌豆、角瓜、窝瓜、黄瓜、西瓜。那时候我家的自留地才分了二分七厘，一共三条垄，只能种点应季豆角。这七八亩地的额外收获，一下子让家里的生活好起来，主食副食变得丰富多彩，引得全村人羡慕。假期回家，我去孤岛上找爷爷，有时候送饭，有时候送雨衣，有时也帮着干点零活儿。这里简直就成了我心中一个独立在世界外边的小天地。爷爷开荒整地挖出的大小石头，都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周围，成了一道长方形的石头墙，整出的地都围在中间，一条一块，种了各种农作物，庄稼和蔬菜都长得枝繁叶茂，修剪得妥帖顺溜，瓜果挂在枝头，阳光照着它们，像照着一座精致的农艺庄园。

这块飞地的出现，出乎全村人的意料，这个被河水包围的孤岛，人人都以为它会随河水随时淹没，或被洪水肆虐卷走，没想到天旱，反倒把它留了下来，慢慢地举出了河床，被爷爷一锹一镐开垦出来，种上了农作物和蔬菜。春天的时候，爷爷用独轮车，一趟一趟推粪肥。

